



郭注莊子

五

□ 13
3217
5



口 13
號 3217
卷 5

丁亥

月

胡

莊子南華真經卷五



外篇

天地

郭象注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均於不為而自化也

萬物雖多其治一

一以自得為治

人卒雖眾其主君也

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君原

於德而成於天

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

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任自然之運動

以道

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無為者自然為君非邪也

以道觀分而君

邪似差及本又作為

相是非之言

三和凡
三日之攻
小日之攻
以穿也

臣之義明各當其分則無為以道觀能而天下之

官治官各當其所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無為也則

天下各以其無為應之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

於萬物者道也道不塞其所由則上治人者事也萬物自得其行矣

使人人自能有所藝者技也技者萬物之末用也技兼於事

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之相兼

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故曰古之畜天下

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一無為而羣理

都舉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

不可以不剝心焉有心則累其自熱無為為之之

謂天不為此為而此無為言之之謂德不為此言

言乃真德愛人利物之謂仁此任其性不同同之之謂

大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行不崖異之謂寬女同

則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我無不同故故執德

之謂紀德者人德成之謂立非德而成者循於道

之謂備夫道非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內自得也君子明

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心大故事沛乎

其為萬物逝也

德澤滂沛在萬物之自往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

藏珠於淵

不貴難得之物

不利貨財

乃能忘我

不近貴富

自來寄耳心

不樂壽不哀夭

所謂

不榮通不醜窮

忘壽夭於胸中

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

皆委之萬

物也

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顯則明

不顯則默

而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宛然無所在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

其居也

謬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

聲由寂彰

故金

石有聲不考不鳴

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

萬物孰能定之

應感無方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

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

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本立而知不逆

故其德廣

任素通神

而德彌廣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

故形

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

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

謂王德之人

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

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

冥冥之中獨見

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聞昧而不和也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窮其原而後能物物

神之又神而能

精焉

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皆

而在之會其所極而已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

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此寄明得真之所由使知索之而不

得言用知不足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

不得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

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也堯之師

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

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謂為

天吾藉王倪以要之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許由曰殆哉

乎天下汲危也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

其性過人聰敏過人則使人跛之屢傷於人也而又乃以人受天用

以求復其自然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於聽知

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與之配天乎彼且

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真方且本身而異

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方迹也將遂使後世

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方且為緒

使將興後世方且為物絃將遂使後世方且四顧

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方且應眾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

疏以己身為本令天下異政從我之化物之失性實以此由後世之患自斯始也

疏本工作上

善而利仁以應衆宜也、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應而不自得於內、而

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夫

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得而祖效、可以爲

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衆父父者、所以迹也、治亂之率也、

言非但治乃爲亂率、北面之禍也、夫樂紂非能殺賢臣、乃南

面之賊也、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堯觀乎華、華封人曰、

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

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

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

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

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皆物

得所而志定也、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故無事也、夫

聖人鶉居、無意而期安也、而穀食、仰物而足、鳥行而無彰、率性而動

非常迹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天下無道、

則修德就閒、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爲不聞也、故無爲而無不爲者、非不聞也、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

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也、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無不之、三患莫

而三患莫

而三患莫

而三患莫

而三患莫

而三患莫

而三患莫

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但但乎耕而不顧、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

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二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故、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恠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返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歷、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故、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一者有之初、至妙者有之初、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

南齊書 卷五 五

疏雖未有秋質而受
氣以有素分然且以
分脩短慈乎更血間
隙故謂之命

自生 物得以生謂之德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
哉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
得任其自得 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
斯可謂德也 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
之性夫德形性命因變立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
恒以不為 同乃虛虛乃大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
而自得之 有物而容養 合喙鳴無心於言而自喙鳴合與天
之德小矣 地為合天地亦無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坐忘而自
察以 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德玄而所夫子問於老
合之 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不然不然若相放效
強以不可

為可不然為然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其
斯矯其性情也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
見 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 援狙之便自山林來言
皆失其 常然也 血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
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首趾猶始終也無有形
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言有形者善變不
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 其動止也其死生也
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 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此言動止死生盛衰
然而然非其所用而 有治在人不在乎忘乎物忘
然故放之而自得也他人主自用

乎天、其名爲忘已。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忘已之人是

之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已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蔣閭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

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拔私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

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

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

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且若是則其自爲

處危、其觀臺。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多物將往、將使物不止於

本性之分、而矯投迹者衆。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蔣閭菟

颺然驚曰、菟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

主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

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

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

搖下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爲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

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爲、而不知若然者、豈兄堯舜

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溟滓、自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子貢南

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
 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桴桴然用力甚多而見功
 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
 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
 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洗湯其名為槲
 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
 純白不備性直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
 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
用者乃純備

狂齊按而笑二字宜削之

也斯人欲修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目皆平矣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問
 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
 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獨茲哀歌以賣
 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
 廢學不忘不墮則無度幾之道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
 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李地與俛失色項項然不自
 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
 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
 以為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不知復有夫人吾聞之夫

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

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

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

之心。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若

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

得其所謂、正心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

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

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

醉於季咸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

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修為世識其一、不知其

二。徒識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

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為異、而備有所治哉。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

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

同波、而不自失、則雖游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且渾沌氏之術、予

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

迹耳。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

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

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

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若曰聖

治乎施政布教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

情事以事而行其所為皆因而行言自為而天下化物使

為之則不化也言其指麾顧盼而民各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

治至其性也任其自為故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

無思行無慮然耳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於胸中

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無自私

怙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謂一依

上神副墨曰遂於大明之上是也遂於入於幻頁之門是也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迹願聞神人願聞

迹也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乘光者此謂照曠無我

物空虛無所懷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情

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

也迹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

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

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俱

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赤張滿稽曰天下均

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

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

之德而推以為均哉、許無鬼之言是也

有虞氏之藥瘍也

天下皆患、亂故求

虞氏之藥

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

非以為榮

色焦然、聖人羞之

明治天下者

至德之世不尚賢

賢當其位、非尚之也

不使能

能者自為、非使之也

上如標枝

出物上而不自高也

民如野鹿

放而自得也

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

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

率

自然非由知也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

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是故

行而無迹

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

事而無傳

各止其傳、故不傳教於彼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

其必然邪

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

世俗之所

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

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言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

俗不謂之諛、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

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

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

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道諛、則作色不受、而終

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合譬飾辭聚

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

以此聚衆、亦爲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

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

自謂衆人、愚之至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知其愚者、非大

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

者、終身不靈、司馬云、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三人

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

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

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都惑、雖我有求、雖

故堯舜湯武、大聲不入於里耳、非委巷之所尚也、折楊皇

芩、則嗑然而笑、俗人得噴曲、則同聲動笑也、是故高言不止於

衆人之心、不以存懷、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此天下所以未曾用聖而

常自用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各自信據、故而不知所之、

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

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即

同不推誰其比憂、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

羅云、下又以樂爲喻、在鐘瓦、鐘也、如秦王鼓、正台樂不入、中耳、則樂則喜、故有二、較于瓦、在以為音、則人必喜、其新而為其所惑、言樂不能行、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也、陸云、應作重、言重脚、空下、必不得有、也、司馬本作重、也、金我先生、比如死者一洒之之比、

其似已也

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

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

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

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距與會史行義有間矣然

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

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

困壞李曰枕刺賊不運

憊中穎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

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

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

則鳩鴟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

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

盈於柴柵外重纏繳李曰在視白一脈目白 眈眈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

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

以為得矣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

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此三者皆天

所牽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

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在其自為故雖六通四礙而無傷於靜也聖

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萬物

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斯乃自得也水靜則明。燭鬚眉。

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

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

無不洞明。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此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故帝王聖人休焉。未嘗動也休則虛

虛則實。實者倫矣。倫理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不失其所以動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夫無為也。則羣

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衆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無為則

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尋其本皆在不為中

來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

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

素王之道也。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

伊尹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王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尹靜而司尹矣。冢宰

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靜，而聖動而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無為也而尊，自然為物，所尊奉。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

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和者也。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所以均調天下，

與人和者也。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與人和者，謂

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樂適則人樂足矣。莊子曰：吾

師乎，吾師乎，璜萬物而不為戾。變而相維，故曰璜自璜耳，非吾師之

疏本雜作離

暴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長於上

古而不為壽。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覆載天地，刻彫衆

形而不為巧。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

足，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

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

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

雖殊，無一心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常無

心，故王天下。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

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

樂而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

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閒暇之謂也有為

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也欲為物用故可得而臣

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

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

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

則不主。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

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

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必無為而用天下

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用則非臣矣

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

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

下者親事故雖非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非無為而湯武有事然

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

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

海內不自為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

臣之所司使不得行其明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天不

疏運動也
又形者容儀名有
字諱林讀為形名
比詳比校詳之番也

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帝王無為而

天下功、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

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為也此乘天地、馳

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

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

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

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

動、然後從之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

自舉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

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

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

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天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天

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四時之變化之流也、夫天

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

之序、固無物之、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

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語道而非其序者、

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所以取道是為有序也。

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自然也，自然既

明則物得其道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仁

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適而不失其分也。分守已明，而形名

次之。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無所復改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物各自在，則罪責除也。原省已明，而

是非次之。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

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

貴賤履位。言各當其才也。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所能之情。必分

其能。無相易業。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以此事上以

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

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

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

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

也。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

之具，非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可

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

也。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

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羣才，斯乃

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

不敖無告，無告者所謂窮民也。不廢窮民，恒加恩也。苦死者，嘉孺

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

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

出而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

施矣。此皆不為而自然也。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自嫌有事。子天

之合也，我人之合也。以下注于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

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

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

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繕

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孔子曰：「

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

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

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

正之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夫至

仁者無愛而直前也

無私焉乃私也

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

愛已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

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皆已自足

夫子亦放德而

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不待於兼愛也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

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無由得之意

夫子亂人之性也

事至

而愛當義而此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

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

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言其不

而棄妹不仁也

無近恩故曰棄

生熟不盡於前

有餘

而積歛無崖

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立界畔也

老子漠然不

應

言槩意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

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

自怪刺譏之心所以壞也

老子曰夫巧

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脫過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

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隨物所名

苟有其實

人與之名而弗受

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

再受其殃

一毀一譽若受

意幾乎陸意於其反司馬云不乎也幾陸音機司馬本作頡長也林云幾乎危乎也後言猶言幾近也

跣台頭反司馬云眠也詳慎曰足指約中筋傷為跣司馬云蔬讀曰糲粒也鼠壤內有遺餘之粒穢惡也桑弟一本作姊之有叔名曰姊也謂未學之徒須慈誘之乃見意薄不仁之見生熟司馬云生熟也一云生熟好惡也呂云鼠壤有餘蔬則可以賑貧女之飢而弄姊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與取而積斂魚尾則不儀

疏云君体道大聖致能制服身之容受乎牛馬唯物是從此乃恒常非由措意也
金我先生云如弟子服其勞之服

疏云火交及豁火恬及謂志性強梁言詭雄極使人可思也

陸云邊垂之人不聞知禮樂之正縱有言語偶會墳典皆是竊盜所得其道何足語哉司馬云遠方嘗有是人

之於心則名實俱累累吾服也恒服服者容行之謂也斯所以再受其殃也不以毀譽自變其容有為為之則吾非以服有服不能恒服士成綺鴈綺鴈

然進趨不而目衝然衝出而顙顙然高露發而口

闕然墟豁而狀義然蹠跛自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奔馳

動而持不能自發也機趣舍察而審明是知巧而

覩於泰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凡以為不信凡此

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亦

汝所行非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

揀音栢

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

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

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用世故不天下奮揅而

不與之偕靜而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任真而極

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

所因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進道賓禮樂以情

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無世之所貴道者書

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

隨林向也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

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其貴在

意言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

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情唯忘則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絕學去桓公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

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

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

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

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

夫。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

化而後至焉。

天運

天其運乎不運而自行也地其處乎不處而自止也日月其爭於

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孰主張是孰綱維是皆自爾孰居無

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自行耳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

自止邪自爾故不可知也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為各

自爾也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

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

披拂是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巫咸中宗曰來吾語女

天有六極五常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

司馬云巫咸殷相也詔寄右也

巫咸中宗

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

天性不可逆也九洛之事洽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

此謂上皇順其自爾故也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

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

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

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

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

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

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

林云蓋至於至仁則孝不待言也至仁則孝存之上過於存石太宰所問乃是不及孝之言也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不及我既及仁則過之矣

以言之

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

孝之言也

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夫南行

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

愈非至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

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

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

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

耳自得其為則眾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

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

莫知也

泯然常適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

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

至富國財并焉

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

至願名譽并焉

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是以道不渝

去華取實故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

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

默默乃不自得

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

疏作微云順也
音微
多作微
徵一作

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由此觀之

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

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

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

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

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

順而不奪則至樂全、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無極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

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初

無窮之變不能待之、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

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

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

阮、至樂之道無不周也塗卻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為量、大制不割其聲

揮綽、所謂闡諸其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

不離其所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上

住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

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闡然去儻然

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目為也

疏吾知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

叢林地類豈有形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言吾既不及已矣

之知力各有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夫形女委蛇故怠充空

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

聲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

然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從而生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

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而不曳自布幽昏而無聲所謂動

於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居於窈冥所謂或謂之苑寧極或

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世非唱也聖也者達於情

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

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不在言也

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

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

惑也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懼然悚聽故是

崇耳未大和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迹稍減也卒之於惑惑

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孔

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

羅云懼則精神爲之去矣故若有鬼崇然故曰崇又此一段文字使似張樂洞庭野无首無尾難以卒看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語大師象未

疏假令不致惡夢必當
數遭魔故郭注云

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祿齊戒
 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變
 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
 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今
 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
 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
 眯邪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稱嫌也夫先王
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
 所以興矯效之端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

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
 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斷行周於魯
 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心有殃彼未知夫
 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宜變
故因物而無所係焉
 斯不勞而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
有功也
 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
 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
 於治期於合時宜
應治體而已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
 猶粗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

今取狻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

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狻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

施病心而贖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贖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

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贖而不知贖之

所以美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惜乎而夫

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

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老子陳國相人今屬苦縣與沛相近也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

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

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

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

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

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中無主而不止心中無受道之質則外無正而不

行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也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

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由外入者無主於

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

則無以藏聖道也名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不可多取矯飾

多取者也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猶傳止可以

一宿而不可久處仁義先王之蘧廬也觀而多責夫仁義者人之性也

也故游寄而過去則真若無滯而係於人性有變古今不同古之至人

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隨時而變以遊逍遙之墟食

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有為則

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不貸無出也不貸者不損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遊而任之則真采也以富為

是者不能讓祿高位高官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取人親權者不

能與人柄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

之圃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

所墜則性命喪矣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

所以為戮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

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

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

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寢矣。外物加之雖小，夫而傷性已大也。

仁義憮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尚之以加，其性故亂。吾子使

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

立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又奚傑然若負建

鼓而求亡子者邪？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揭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各已足。黑白之

朴，不足以爲辯。俱自然耳，行仁無所偏尚。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

濡以沫。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不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

成體，散而成章。謂老聃能變化。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

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予口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哉？子

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

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

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

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

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

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
 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
 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
 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
 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堯之治天下
 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殺降也言
 親疏有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
 降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也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
 也未孩已擇人言則人始有天矣不能同彼我則其競教速成也

不終其天年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
 此言兵有順則天殺盜非殺盜自應死殺之人自下已有不順故也
 為種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是以
 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其作始有倫而今乎
 婦女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何言哉
 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
 之而亂莫甚焉必弊故也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
 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瞖於屢蠶之尾

睽離也
發壞也
瞖毒也
通於文之尾為蠶尾至

杯云鮮少也規求也小獸之類
求不過鮮少如狐狸之類

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子貢本謂

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孔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為

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

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

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

所出而迹豈履哉况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夫白鴉之

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

風而化鴉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類自為雌

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

有遙感而風化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

塞故至人皆順而通之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

失焉者無自而可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

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久矣夫丘不與化為

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久矣夫丘不與化為

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

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繡六經以說

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繡六經以說則疏也

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繡六經以說則疏也

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繡六經以說則疏也

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繡六經以說則疏也

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繡六經以說則疏也

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繡六經以說則疏也

莊子南華真經卷五



